

小渡船

■肖春红

清明时节雨纷纷。回乡祭祖路过老家村小学的校园，如丝细雨中怀念起我敬爱的启蒙恩师全祖元老师。

我出生那年正好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的时候，因此父母就给我取了小名“红卫”。后来到要上学的年纪了，村里已经上学的小伙伴跑到我家里，告诉我父母要取个书名，也就是正式的姓名，才能报名入学。因我姓肖，是“家”字辈，家里又有一块祖传的玉手镯，父母就给我按常规的方法取名“肖家玉”。

有一天放学时，我的班主任也就是启蒙老师全祖元老师说请我留下。我战战兢兢地走到老师的办公室，低着头不敢出声。老师和蔼地说：“肖家玉同学，我看你上课很认真，每次点名时回答都很响亮，但是你的名字不太响亮，要不，我给你改个名字吧？”那时老师的话就像皇上的圣旨，说什么都是对的。我连忙点头。老师说：“就叫肖春红吧！”我疑惑地看着老师没作声。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补充说道：“我教了一辈子书，带完

你们这一届就快退休了，我这一辈子只教出了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她叫肖春红，老师很喜欢你，你也叫这个名字吧，以后也上北京大学。”我点了点头，老师顺手送给了我两个笔记本，我很高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长辈们，他们都很吃惊，还是第一次听说老师给学生改名字的，特别是听说老师希望我能上北京大学，更是惊喜。上了一学期的学后，我发现老师真的是个全才，不但会教语文、算术，还会教音乐、图画和体育。记得有一次音乐课，老师教我们学唱《山乡小渡船》，是歌颂乡村老师的一首歌，我们还不太懂，唱得有口无心，老师教得很投入，很有深情的样子，眼睛还闪着泪花。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老师还提前教我写小作文、写日记，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并亲自修改，从此打下了我写作的基础，写日记的习惯也一直保持至今。因当时的村小学不是完全小学，小

学四年级读完后，我们转到乡镇中心小学继续读书。老师也退休了，后来返聘到他老家另一个村小学教书，他老家是在另一个乡镇。由于受当时农村初中小气候影响，优秀学生争着上中专，好早端所谓的铁饭碗，成绩排在第二梯队的学生才会去上高中。格局和视野所限，我也上了中专，完全忘记了当初启蒙恩师的教诲和期待。承恩师当年所赐，我在这所全国重点部属中专学校上学期间，担任校报记者兼文学社编辑。

在我上中专二年级时，启蒙恩师因肝癌晚期倒在返聘小学的讲台上。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已过去了半年多，当时犹如晴天霹雳，万箭穿心，睡梦中有时还会惊醒。后来，我多次寻找恩师的墓地，由于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一直也没打听到。

中专毕业后，我通过艰辛的努力，先后取得了专科和本科的自考文凭，考上了公务员，并攻读了在职硕士研究生，同时兼任多所大学的校外导师，聊以告慰恩师当年的期待。

现在，每次听到《山乡小渡船》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恩师当年教我们唱歌时的样子，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每到清明节，我都在心里给恩师点一柱香，献一束花，祈祷千百遍。如果有来生，我还愿当恩师的小学生。

清明，一场方向向家的奔赴

■贺飞马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

乡村的清晨，鸟鸣声惊醒梦乡，偶尔几声蛙叫似乎在告诉我们季节的来临。

清明回乡祭祖，在雨纷纷的时节踏上回乡的路。每年的清明节，人车如织，高速堵成了长龙，路途又拉长了两个小时，行至三塘，已是华灯初现。在三塘家中休息一宿，可凌晨四点就醒来，再也无法入睡，可能是回老家思乡心切的缘故吧。早餐一碗豆浆两根油条下肚，那个味，满满的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味。

趁着人车还少，与夫人驾车匆匆往南乡甫赶，打开车窗，凉风习习，泥土与树木的气息迎面飘来，此时的油菜花已经谢了，取而代之是饱满的油菜籽。路上偶尔遇到相识的人，也只能鸣车以示招呼，得祖上保佑，一路还算顺畅，大约四十分钟便到了老家。

双亲已在家门口翘首相望，望着父母日渐佝偻的身影，我顿时泪水顺着双颊而下。这就是为儿女操劳一辈子的父母，儿女永远是他们一辈子的牵挂，做儿女的又何尝不是呢！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十八岁便离开双亲入伍从军，然后参加工作一直在外，有时回家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欠父母的太多太多，喊一声爸爸妈妈，我会用我最大的孝心陪您终老！

清明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4月4日，整天马不停蹄，与家人拜祭了太公太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次烧香作揖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祈祷：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飞黄腾达，只是愿祖上保佑我的父母身体健康，保佑我们的家庭平平安安！

时间总是那么匆匆，三天的假期过去，又面临返程长沙。爸妈，无论孩子走多远，孩子永远走不出您的目光，我会时常回家，做您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爸妈，您们多保重，您的健康是做儿女最大的幸福！

娘在家在，父在心安！



衍变(中国画) ■郭月作

站立的墓碑(外一首)

■陈中奇

时间只是一层薄纸
隔着清明
全部都是记忆的传说的温暖
能留在这里的悲伤很少

天空忘记了下雨
正如世界忘记了我
世间有多少该铭记
又有多少已忘却

一个人的一生 每个人的
还能期望留下什么
故事多被风吹去

就像春天再好后面就是夏天

碑上的字每年描了又褪色 也在变老
洒下一杯酒 燃一柱心香
我们能聊两句吗
关于衰老和死亡

人总会永远躺下来
学会深默 并忘记自寻烦恼的思考
生前一直弯腰地活着
死后 也只有墓碑立着

年岁就是人生啊

没来得及讨教清楚明白
隔空相望的无言啊
为什么每次来看你
我都自私只问自己的问题

路

对于急切的人
再远都是近
只因为情感
把所有的栈道烧毁
思念变成了飞翔

现实一直血管堵塞
像滚动一块上山的石头
心情不好
太阳都不出来
而夜幕急切想降临
堵住生活的所有出口

很多无奈
首先转变成心乱如麻
最终会结成愤怒的果实
看似我们走在路上
其实每时每刻
都走在自己的心上

诗词念亲恩

■陈兴国

清平乐

母逝三年，思之难抑，乃记齐衰映月，可怜寒衣裂。柴门半开尘飞雪，无人盼归倚高阙。
相夫教子称绝，扇蚊被无歇。北堂萱草又绿，甘旨常奉日夜。

清明思

最恨年年清明日，行人如泣雨如丝。
常思阿父含饴少，扇席温被须趁时。

我的父亲是篾子工

■杨震

我的父亲是篾子工
白天，活在矿井里
夜晚，活在矿井里
他的眼睛里黑夜比白天多

他的光总是在头顶
这一生他一直佝偻着背
拉着篾子，装满煤
把黑色的世界向光亮的地方搬

他在矿井里的呼吸是过滤的
把黑暗过滤，把煤尘过滤
把生活中的痛也过滤了

他拥有的东西太少太少
在矿井里只穿一件衣，一条裤
一个，或二个装煤的篾子

他背负的东西太多太多
肩上拉着几百斤的煤，一步一步向外移
许多年，他肺上的煤一直无法从身体里移出

他是真正的井底之蛙
他的声音留在矿井里，他的汗水留在矿井里
他的希望留在矿井里
就连他的身体也留在矿井里

我的父亲是篾子工
我经常在矿井口遥望
他能出来
然而三十七年了，他还一直生活在矿井里
他不与我说话，矿井里乌黑的煤
告诉我，你的父亲一直在燃烧

现在，别人问我的出身
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的父亲是篾子工

清明时节祭祖

■曾忠仁

微风轻拂
青山翠绿
不见牧童横笛
却有鸟语细鸣
可有炊烟起
白花朵朵诉先贤

或有财富
政路畅通
往昔随风消消然
来路鲜花簇簇现
人生处处有风景
只缘近前不老情